

【有所思】

丹青写罢又吟诗

——读韦辛夷的《我看可以》

这是一个聪明人写的一本有趣的书。它的作者韦辛夷先生是一位画家,这是他的第三本艺术随笔:“我看可以”——读过的人都会愉快地念着这个书名学着打上这么一句“官腔”。

已故诗人余冠中先生曾经把人分作四类:一类是有学问而没有情趣;二类是有情趣而没学问;三类是既无学问又没情趣;第四类则是既有情趣又有学问。韦辛夷就是第四类人。我一见辛夷这个名字就徒生仰慕之心,它好看好念好听。辛者,有劳苦、艰难、悲伤之意,夷则有平安、喜悦、边野、消灭诸解,内涵丰富深邃复杂。便好奇地问它的由来。方知辛夷先生出生于1956年埃及和英国为苏伊士运河发生冲突之时,当军人的父亲便给他取名为“新伊”,意取苏伊士运河从英帝国主义手中回归埃及,开始一个新时代。新伊长大后便自己改名辛夷。辛夷是一种玉兰花,也是一味中药。不止于此,屈原在他的《涉江》中还有“露申辛夷,死林薄兮”(瑞香花和玉兰花啊,死在路边)这样伤感的诗句……从这个改名,我直觉韦辛夷是个有学问、有趣味的人。

大家都知道韦辛夷是一位有杰出成就的画家,济南市美协主席。多数人不知道他同时是一位诗人、一位作家、一位有特色的散文家。正像齐白石当年自诩他的金石第一,书法第二,诗词第三,画只是第四一样,不知辛夷先生是否也有此类委屈感?

我一向以为,对于一个诗人和艺术家,我们对他的性格、爱好、情感、私生活等方面的要求应该放宽一些。艺术家不是政治家,不是教育家,不必衣冠楚楚、正襟危坐、言必及义,在不违反法律、道义的前提下,可以有更多的嬉笑怒骂、随意任性、独来独往、匪夷所思。因为艺术特别是绘画,是个感性活动,需要偶然、灵感、碰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百年不遇,稍纵即逝。两粒种子,一片森林。辛夷的许多画作、诗作,多是他在孤独、走神中

酝酿完成的,是他绘画的边角料、副产品,虽不是鸿篇巨著,却正得艺术三昧,有感而发。一次他西装革履地坐在主席台上却烦躁拘束,作报告的人又将“韦辛夷”念成了“辛弃疾”,使他更为窘困不安,于是伏案一口气画了几张草图,写了三首旧诗,并悟出在官场“有多大的醉就有多少大的罪,有多大的擂便有多大的累,有多大的炒便有多大的潮”的道理。我们是用行政官员荒于职守去批评他呢,还是用艺术家的不拘小节去欣赏他好呢?

中国文学有几个不成文的传统。一是文史哲甚至政治混糅在一起不分家,所谓“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就是要求一个人的文采、才华、情怀、想象力与他的知识、学养、功底、治学态度,与他的思想、见地、视野、智慧、立场都要相匹配,即唐代刘知几说的“才学识兼备”,清代的桐城派主张“义理辞章考据”相结合,看画家、书法家亦如此,都是这个传统。画家韦辛夷就是一个遍读群书、不倦思考的学者,对儒释道、对庄禅都有浓厚的兴趣。他有短吟闲唱曰:“世间本无我,天地偶得之;世间本无我,父母偶得之;世间本无我,胡为胡来哉?”这是不同凡响的对生命本体的大追问、大思索。在他多年搜集的猴艺摆设中,有一尊拙朴手雕的三不石猴(一只掩耳,一只蒙眼,一只捂嘴),即不听、不看、不说。他感慨道:这三不“包含了多少沉痛的人生哲理!纵观二十四史,有多少人就是因为听了,或者看了,更遑论说了而死于非命”!正因为有这样的大眼光、大襟抱,他笔下才有《鸿蒙初辟》《马陵道》《灵山法会图》《广陵散》《闻关东》等这样宏伟宽广的历史画卷,足以留给历史,启迪人生。

我还想提一个文学传统,即中国缺少像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柏拉图的《理想国》那样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国人看重的是抒情,是感悟。因而中国古代的文艺批评多是片言只语,甚

至以诗评诗,且常见于日记、书信、跋尾押署之中,吉光片羽,不成体系。张彦远、谢赫、苏东坡、赵子昂、倪瓒、王履乃至黄宾虹,莫不如此。韦辛夷的《题画诗十首》《寄杭快语二十七则》《画余余话十三则》以及他收在《提篮小卖集》中近百篇评他人书法、绘画的短文,都是像古代画论、诗论一样的随笔,它短小精悍,绝无雷同,情真意挚,字字玑珠。例如他在给一位友人张满韵写的一则诗评《前往宽处起鸿鹄》中说出了自己对诗的见解:“窃以为:诗为镜鉴,可烛照天地;诗为权衡,可称得心期;诗是幽谷,自有兰蕙鼎香。满韵浸淫其中,当能润泽心灵。”这种精到的对诗的概括,却是如此漫不经心地不择地而出,何其妙哉!他还《题老子出关图》曰:老子骑着牛,出关向西走。一走两千年,再也没回头。直白文字中蕴含多少苍茫玄远,想象无边。一首小诗,胜过几多臃肿无能的文字。我之愿读辛夷之文章,就因为平易亲切中有情趣伏焉。

说到情趣,这又是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贾平凹说,人可以无知,不可以无趣。王小波也说过,他反对愚蠢,渴望有趣。一个无趣的人,会变得粗鲁、平庸、肤浅、麻木乃至呆滞,整日唉声叹气,愁眉苦脸,忧心忡忡的,形象也就可憎了。一个社会要是了无情趣、万马齐喑,那这个社会肯定宽松不了、和谐不起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罗素)。辛夷就是一个有情趣的人。据辛夷夫人刘斌女士说,他总是一天到晚闲不住的,想啊想,反复地自言自语。对一切都有兴趣,愿探索,要创造。辛夷看见街口一个足疗广告便突发奇想,写了一篇令人忍俊不禁的小说。他为济南的霾写过十六字令,为趵突泉复喷写过赋,为一次鱼刺卡喉写过一篇《除鲠记》,还正经八百地写过一篇考据文章《从登徒子老婆的痔疮说开去》,挖苦一些正人君子的无事生非、厚颜无耻。他的这类诙谐调侃往往是和自

嘲自讽连在一起的,他“深知自己永远成不了天才,充其量是笨鸟一级的苦学派。因为我有太多的主观性,缺少完全的客观性——无论是做人还是作画。这也无奈,只好郁闷”。他也曾用《诗经》中的“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自我调侃道:“不管吃的是不是鲂鱼,吃的时候都要小心。娶的倒是齐女,不姓姜,姓刘也不错。余有心得矣。”他很知足。他就是一个继承了苏东坡风格的中国文人。

先师周谷城先生说过,幽默乃是智慧有了多余的呈现。我补充一句说,一分幽默要有九分厚重做底蕴。底蕴不足则易轻浮乃至油滑。韦辛夷的幽默风趣来源于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求、对精神世界穷根究底的思索。据郑训佐先生介绍,韦辛夷是一个藏书家,他家“是一个书籍垒成的世界”,你会发现即使在专业学者的书橱中也未必找得到的奇书珍籍”。辛夷在文章中常引用大量的史籍典故,如温峤燃犀、见尧于羹、麝月私分一类,读得我必须去查出处,让我这个学文学的老者狼狈汗颜。苏轼有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一切艺术与哲学、自然、心灵都是紧密联系、美美与共的。艺术若与非艺术为伍,则无艺术矣。辛夷先生有一段描写他创作时愉悦心情的话特别感人。他说“我醉心于毛笔在宣纸上写过、杆过、滑过、扫过、拖过、刷过、挑过、扭过、涂过、抹过、勒过、转过、滚过的感觉”。这是一个画家的劳动进行曲,表达着对艺术的虔诚与热爱。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辛夷正是年富力强,“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的好时节,卸去行政职务后,有更多时间精力做他爱做的事情。他的发展潜力大,上升空间广阔。齐白石衰年变法,韦辛夷壮岁求新。他正雄心满满地画他的大题材、大画面。我们期待“我看可以”回应山谷,响彻艺坛!

□宋遂良

【在人间】

六月六的感恩节俗

在生产力低下、科技不发达的古代,我们的祖先主要以农耕为生,靠天吃饭。他们认为上天和神灵主宰一切,因而对赐福给他们的天地神灵及有助于他们的人或物都深怀感恩之心。这种感恩情结贯穿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反映在节日民俗中。农历的传统佳节六月六,就是一个感恩的节日。

六月六又名“神诞节”,民间认为许多对民有功的神灵都在这一天诞生。所以每到此日,各地都要祭祀他们、感谢他们,祈求他们继续保佑赐福。

早在晋代以前,民间就传说六月六为大禹的生日。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鲧纳有莘氏曰志……生禹于石纽。郡人以禹六月六日生,是日熏修裸飨,岁以为常。”这则史料告诉我们,晋代人每到六月六这天都备办牲醴,隆重祭奠治水有功、为民造福的大禹。此俗直到宋代还在一些地方盛行。如大诗人苏东坡在《过濰州涂山》一诗的自注中写道:“淮南人传禹以六月六日生日,是日数万人会于山上。”

宋代六月六又称“天贶节”。这天,宫廷、民间都有祭天之俗。这一风俗,源自宋真宗和佞臣王钦若导演的一场“闹剧”: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在王钦若的怂恿下,屡次声称天降天书给他,其中一封于这年六月六日降在历代帝王封禅的泰山。于是钦定六月六为“天贶节”,诏令官民在这一天隆重庆祝,祭祀天神。为谢天恩,他还于这年十月



亲到泰山封禅,并在泰山脚下的岱庙内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天贶殿。尽管降天书是宋真宗的愚民之举,但过“天贶节”的风俗,却从此广为流传。

宋代以后,六月六这天所敬的神灵更趋多样化。各地还结合本地特点,选择不同的神灵虔诚供奉,如河神、山神、谷神、农神、灶神、崔府君等,都是这天的供奉对象。由于所敬的神灵五花八门,各地祭神的习俗也更加丰富多彩。

常言道:“万物生长靠太阳”。古人深知太阳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也把太阳当成六月六的感恩对象。湘西土家族有六月六为太阳生日的说法。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都摆供设祭,为太阳神祝寿。而在多数地区,六月六为约定俗成的“晒衣节”。这天,人们用珍惜阳光、晾晒衣物等实际行动,来感谢太

阳的赐予。

农历六月正是炎热潮湿的夏季。此时,衣物、书籍等物品容易受潮生虫,发生霉变。而此时的强烈阳光,是杀灭蛀虫、防潮防霉的有力武器。于是,过去每到六月六这天,家家户户都翻箱倒柜,把所有衣服、被褥、鞋帽等拿到太阳底下曝晒。据说这一天晒过的衣物,整个夏天都不会生虫发霉。

跟百姓晒衣物一样,这天官员要晒官服,士人要晒书籍,僧人要晒经卷,就连皇家也在这一天晒銮驾、龙袍等。清人袁景澜在《吴郡岁华纪丽》中,就生动地描述了吴地晒衣节这天晒衣物和书籍的情景:六月六日……曝书籍图画于庭,以辟蠹去霉蒸,抑或晒其服用。老儒破书,贫女敝縕,反覆勤日光。豪家富族,曝衣则登楼,绮绡毕陈,云霞光灿,香飘彩衍,隔院传风,裘落毳

毛,洒空霏雪。曝书则分筐,缥缃并列,古色烂斑,麻纸唐文,躋池金玉,刻丝宋画,楼阁仙山。至佛宇禅宫,亦出贝叶经……

自古以来,动物就是人类的亲密朋友。特别是牛、马、狗、猫等驯养动物,从物质到精神,都给了人类极大的帮助。人们在生活中离不开它们,因此在六月六这天,也采用各种方式来感谢它们。过去我国许多地方都有“浴猫犬”的风俗。每到六月六这天,人们便把豢养的猫狗等动物带到河湾中去洗澡。为何选择这一天?一种说法是六月六日为猫狗的生日,洗澡是为它们庆寿。另一种说法是为了讲卫生,这倒比较符合实际。如清人顾禄在《清嘉录》中说:“谓六月六日牵猫犬浴于河,可避虱虫。”狗、猫身上常生虮虱,六月六日天气炎热,让它们到河中去洗一洗,既能除去身上的虮虱,又能降温避暑、享受清凉。尽管这种做法缺乏常态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总可象征性地表达一下对动物的关爱之情。

也有的地方六月六这天优待耕牛。如居住在贵州一带的侗族,把六月六定为祭祀牛魔王的“洗牛节”。传说天上的牛魔王知道人间生活艰辛,便主动要求下凡为百姓拉犁耕田,埋头苦干,使人间五谷丰登、丰衣足食。为了报答牛魔王的功德,过去每到六月六这天,侗族百姓便牵着耕牛下河洗澡,给它添加好饲料。同时还杀鸡宰鸭,祭祀牛神,虔诚地表达感恩之心。

□戴永夏